

THE SELECTED WORKS
OF SIGMUND FREU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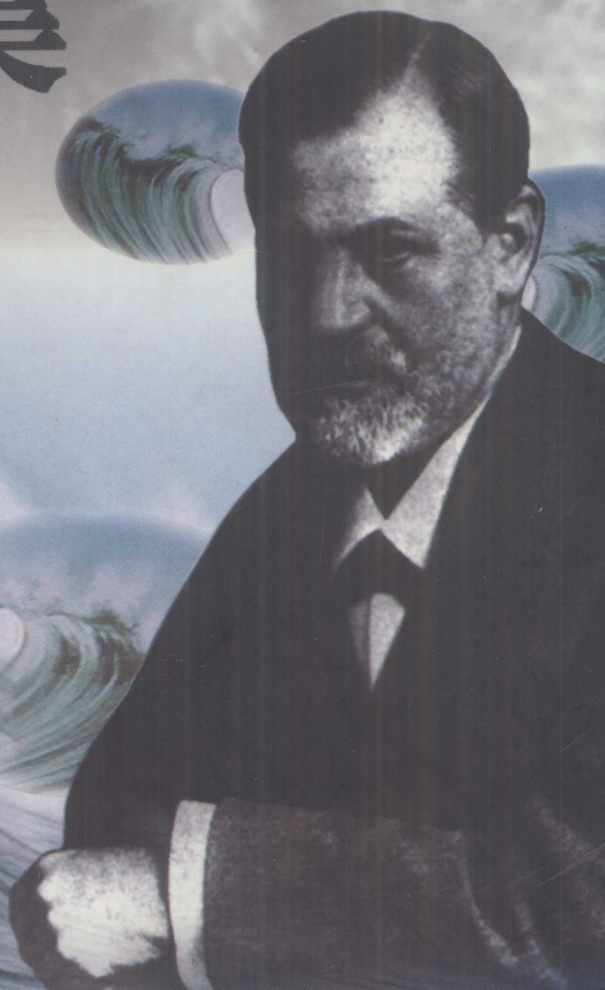
2001

3.2

弗洛伊德 文集

第二卷

车文博 主 编
长 春 出 版 社



弗洛伊德文集 (第二卷)

主 编 车文博

长 春 出 版 社



弗洛伊德全家摄于 1876 年,他中立正位,右面背对着他的是其同父异母兄伊曼努尔。后排左起:他的妹妹保琳、安娜、罗萨和玛丽,表舅西蒙·纳森。中排坐者为弗洛伊德父母与妹妹多尔菲,座位上的小孩可能是弗洛伊德的小弟亚历山大,另外两个小孩不知是谁。



弗洛伊德于 1885 年,大约在此时他被任命为编外讲师。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主 编 车文博
副主编 杨德宏 杨韶刚 宋广文 葛鲁嘉
邵迎生 高申春

编 委 于鉴夫 马欣川 车文博 王 丽
王天成 王金丽 孔祥勇 申荷永
乐国安 叶浩生 刘翔平 孙延军
孙庆民 朱永新 成子娟 宋广文
吴跃平 陈锡林 杨德宏 杨韶刚
张耀民 张中良 张爱卿 张霁明
邵迎生 庞 薇 郑希付 周晓虹
姚大志 贺岭峰 郭永玉 郭本禹
高申春 高峰强 秦金亮 常若松
黄冬梅 彭 舜 彭运石 葛鲁嘉
蔡笑岳 廖凤林 熊哲宏 樊友平

责任编辑 张中良
装帧设计 王爱宗
技术编辑 郝 莉

目 录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901)	1
按 语	2
英文版编者导言	3
第一章 专有名词的遗忘	7
第二章 外语单词的遗忘	14
第三章 名字和词组的遗忘	20
第四章 童年记忆和掩蔽性记忆	45
第五章 口误	52
第六章 读误和笔误	97
第七章 印象和意象的遗忘	120
第八章 闪失动作	142
第九章 症状行为和偶然行为	166
第十章 误差	187
第十一章 混合失误	197
第十二章 决定论、机遇和迷信——几个观点	205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1905)	238
按 语	239
英文版编者导言	240
第一章 分析部分	245
一、引言	245
二、诙谐的技巧	251
三、诙谐的目的	322
第二章 综合部分	349
一、快乐机制与诙谐的心理起因	349

二、诙谐的动机——作为社交过程的诙谐·····	369
第三章 理论部分·····	386
一、诙谐与梦和意识的关系·····	386
二、诙谐与滑稽的种类·····	404
附 录·····	453
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 (1913) ·····	455
论潜意识 (1915) ·····	464
按 语·····	465
一、对潜意识概念的辩护·····	466
二、潜意识的各种不同含义——一种地形学的 观点·····	471
三、潜意识情绪·····	475
四、地形学与压抑的动力·····	478
五、Ucs 系统独有的特性·····	484
六、两种系统间的交流·····	487
七、对潜意识的评估·····	492
性学三论 (1905) ·····	501
按 语·····	502
英文版编者导言·····	503
第二版序·····	507
第三版序·····	508
第四版序·····	510
第一篇 性变态·····	512
一、关于性对象的变异·····	513
二、性目的的变化·····	522
三、性变态的共同特征·····	529
四、神经症者的性本能·····	531
五、组元本能与快感区·····	535
六、精神神经症中性变态盛行的原因·····	536
七、幼儿性欲特征的揭示·····	537

第二篇 幼儿性欲·····	539
一、童年的性潜伏期及其中断·····	541
二、幼儿性欲的表现·····	543
三、幼儿性活动的性目的·····	546
四、手淫的性表现·····	547
五、关于儿童的性探究·····	553
六、性组织的发展阶段·····	555
七、幼儿性欲的来源·····	558
第三篇 青春期的变化·····	563
一、生殖区的主导性与前期快感·····	564
二、性兴奋问题·····	567
三、力比多理论·····	569
四、男女的分化·····	571
五、对象的发现·····	573
总 结·····	579
儿童性理论 (1908) ·····	588
“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 (1908) ·····	602
爱情心理学 (1910—1918) ·····	618
按 语·····	619
一、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	620
(爱情心理学之一)	
二、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	628
(爱情心理学之二)	
三、处女的禁忌·····	637
(爱情心理学之三)	
论自恋：导论 (1914) ·····	650
本能及其变化 (1915) ·····	676
压 抑 (1915) ·····	702
力比多类型 (1931) ·····	714

有预想到的情况建立起来，那么观念之间的关系就要通过一个一般性的第三因素来下定义或做参照。我想把这一过程称为“统一化”(unificaton)。它很显然颇类似于压缩成同一词语的凝缩作用。因此，人生的两半是通过在它们中间发现的相互关系所表述的：在前半生中我们期望后半生的到来，在后半生中我们期望前半生回来；更确切地说，作者选择了两个极其相似的相互关系来表述人生。由于词语的类似而造成了关系的类似，这确实会使我们想到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期望……到来”和“期望……回来”。在利希腾伯格的诙谐中，1月份和与其相对照的月份是以与第三因素的（重复的、修正的）关系为标志的；这就是良好的愿望，人们在1月份接受这些愿望，而在其它月份则无法实现。这样与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它与双重含义很近似）的区别就很明显了^①。

① 为了比上述例子更好地描述“统一化”，我将利用我上面所提到的内容——即在诙谐与谜语之间保持的那种特殊的消极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一个掩饰了另一个所展示的。哲学家费希纳(C. T. Fechner)就是靠创作字谜来度过他眼睛失明的那段时光的。这种谜语是以高度的一致性为特征的，而这种一致性为谜语增添了魅力。例如，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第203条字谜（引自米赛斯〔费希纳笔名〕的Rätsetbüchlein第4版，增27版，未注明日期）：

“Die beiden ersten finden ihre Ruhestätte

Im Paar der andern, und das Ganze macht ihr Bette”

〔“我的头两个音节（Toten，死者）在我的后两个音节（Graber，坟墓）那里找到了它们的休息处。而我的整体（Totengraber，掘墓人）为死者（Toten）造床铺。〕

我们除了知道这两对音节之间的关系外，谜面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去猜；而对于这个词的整体，我们也只是知道了它与第一对音节之间的关系。

下面两个例子都是用同样的关系或稍做修改的第三因素来表述的：

“Die erste Silb ‘hat Zahn’ und Haare,

Die zweite Zahne in den Haaren,

Wer auf den Zähnen nicht hat Haare,

Vom Ganzen kaufe keine Waren.”

——第170条

〔第一个音节（Ross，马）既有牙齿又有毛，第二个音节（kamm，梳子）则在头发中有齿，齿上无毛的人（如，不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不会在整个词（Rosskamm，马贩子）哪儿买东西。〕

Die trste silbe frisst,

Die andere silbe isst.

Die dritte wird gefressen,

Das Ganze wird gegessen.

第168条（转下页）

按 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1901年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其后再版多次，每次均有修改和补充。他从分析人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常见的遗忘、口误、笔误、失误行为等现象入手，挖掘了潜意识过程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性，说明了潜意识的活动和对潜意识的压抑不仅存在于变态心理活动当中，而且广泛存在于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当中。由此提出了精神决定论的思想，认为人的心理行为的千变万化都有其原因，即内在的、深层的、潜意识的精神决定因素。

英文版编者导言

目前这本全新的译著是由艾伦·泰森所译。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只有《精神分析引论》可与这本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相媲美，二者在德文版的印刷次数和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上都几乎相同^①。目前这本书几乎把该书以前每一版本所新增加的材料都包括了进去。在这方面，它很像《释梦》与《性学三论》。这两本书，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加以补充。但实际上，它们的情况并不相同。后两本书增补的新材料，大部分属于对临床发现与理论结论的重要扩展与修正，而《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其整个基本的观点与理论在最早的版本中^②都已经有所描述，后来补充的大量材料仅仅是一些有关的例子与说明（部分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大部分则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用来进一步阐明他曾论述的问题。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对那些例子本身和以实例来普遍验证其观点的阐述方式特别地感到愉悦。但读者有时不禁感到大量新的实例切断了基本论断的流畅性，甚至把理论的主干弄得模糊不清。

跟翻译弗洛伊德关于“梦”和“诙谐”的书籍情况一样，或许在极大程度上，译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对大比例材料的论述上要依赖于如何使用（处理）那些完全不能翻译的文字。在以前的版本中，这个问题被布里尔以极端的方式解决了。布里尔

①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除1914年的英译本外，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有俄语（1910）、波兰语（1912）、荷兰语（1916）、法语（1922）、西班牙语（1922）、匈牙利语（1923）、日语（1930，二个版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37）、捷克语（1938）和葡萄牙语与瑞典语（日期不详）。

② 一些理论的新观点在该书后来版本中的最后一章做了阐述。

省略了那些含有无法转换成英语词汇的每个实例，插进了一些他自己可以对省略的部分做相似解释的例子。毫无疑问，在那种情况下，这种做法完全是无可非议的。在布里尔翻译弗洛伊德著作的时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在说英语的国家几乎无人知晓，此后因没有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使弗洛伊德自己特意为一般读者所写的这本书得以传播是很重要的。布里尔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可由他的译本到1935年发行了16次的事实来证明，而且随后又发行了很多次。他自己的例子大部分是极好的，实际上其中有两个例子为弗洛伊德在后来的德文原版所引用。不过，也有意见反对把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尤其是为那些对弗洛伊德作品要求更严厉的大学生们所设计的一些版本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省略了一则弗洛伊德的带解释性的例子，就会不可避免地省掉伴随该例子的具有一定重要性和令人感兴趣的理论评述。此外，虽然布里尔在书的前言中宣称，他的意图只是更正或替代作者的某些实例，但译著本身通常没有揭示出哪些实例被替换了，读者有时或许不能确定他是在读弗洛伊德还是在读布里尔的书。布里尔的译著，（肯定需要补充）是译自1912年的德文版本，而在所有后来发行的版本中一直没有改动，因此它完全忽略了弗洛伊德在随后10年或更多年对该书所做的极大量补充。由于这种种不同原因，省略的整个影响是令人吃惊的。该书的最后版本共有305页，其中有第90页到100页（几乎占此书的三分之一）至今没在英文版本中出现过。所以现在的这个译本把重心移到了注重译文的完整性上，反对《标准版全集》对不能译成英文的地方保留德语原文，并借助加方括号和注释的方法对德语原文加以解释这种处理文字的方法给译文清晰性带来的明显损失。

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在1898年8月2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信94）首次提到“失误行为”^①。在这封信里，

① 德语“Fehlleistung”，英语为“faulty function”，即有缺陷的机能。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在弗洛伊德写这本书以前，心理学的一般概念似乎还不存在，译成英文时，不得不发明一个新的英文词以适应德语原词。

他谈到：“我终于抓住了我怀疑已久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一种方式：一个名字有时被避开了，在适当的地方，可用一个完全错误的名字代替那个被避开的名字^①。一个月以后，9月22日（出处同上，信96），他又向弗利斯举例说明了这种方式，这次他用的是“西格罗瑞里”这个熟悉的名字。在同一年，他把这个例子作为研究失误行为的预备性材料发表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症杂志》上。后来，他在目前这本著作的第一章里使用了这个例子。第二年，弗洛伊德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掩蔽性记忆》的论文（1899），在本书的第四章，他用很不同的语汇进一步讨论了这一主题。但是，他当时的时间全部被完成《释梦》（1900）和为较薄弱的研究《论梦》做准备所占据。直到1900年底，他才认真地为《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这本书花费时间。在这一年10月（弗洛伊德，1950，信139），弗洛伊德征得弗利斯的同意，引用了福斯特（Faust）的话做了他著作的题词，实际上福斯特画像也出现在他著作的扉页上。1901年1月30日（信141），他报告说：“写作正停顿着，已完成一半，但很快会继续写下去”^②。2月15日（信142），他说，再过一些日子，他的著作就完成了。实际上，他于7月和8月，在《柏林期刊》上仅发表了两期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三年以后，1904年，这本书第一次以分卷形式发行，内容几乎与发表在《柏林期刊》上的没有任何改变。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却几乎不断地加以补充。1901、1904年，该书有十章。1907年首次增加了两章（即现在的第三章、第十一章）。在弗洛伊德图

① 由于弗洛伊德在其他地方从未使用过这个例子，所以这儿的例子可能是惟一重复，尽管该例子的解释并没给出：“不久前，我恰巧对一作家的名字安德里斯·霍夫尔（Andreas Hofer）发生过失误。我确信，这名字一定是以“au”结尾的——或是Lindau，或是Feldau。当然，这个男人是朱利叶斯·莫森Julius Mosen，1803—1867，戏剧家与诗人）；“朱利叶斯”这名字不曾被遗忘。我可以指明的是：“（1）我压抑了莫森这个名字是由于它与别种事件有某种联系；（2）幼年期的事件对此压抑过程起了作用；（3）被篡改的替代的名字跟症状一样是由两类事件引起的。精神分析是相当完善的，但不幸的是，我没能使它比我的鸿梦更具知名度……”

② 整个1月份，他都在为“杜拉”（“Dora”）病例的写作做准备，尽管这个写作实际上在以后四年都没有发表（1905）。

书馆里，我们发现了1904年版本的一张插页的拷贝，弗洛伊德在这上面对补充的例子做了一些初步的注释。这些注释的绝大多数被收编在后来的版本中，其余的则在它们令人感兴趣的范围内，在适当的地方做注脚。

弗洛伊德怀着特别的感情去看待“失误行为”(parapraxis)，毫无疑问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它们与梦一道能够把他与神经症有关的重要发现扩展到正常心理生活之中。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常常利用“失误行为”作为把非医学人员引进精神分析领域的最好的预备性(入门)材料。这种材料既简单(至少表面上看)又不惹人讨厌，同时又与每个正常人都体验到的状况相关。在弗洛伊德的某些带说明性的文章中，有时，他对“失误行为”甚至比“梦”更偏爱，因为梦涉及更复杂的机制，势必易于导致较深的领域。于是，当他出版他在1916—1917年间的《精神分析引论》的系列文章时，也发表了三篇专门论述“失误行为”的文章。顺便提一句，在这三篇文章中的许多例子在不同的片页都被赋予了新的面貌。并且，他在给《科学》杂志(1913)和马尔库斯的百科全书(1923)投稿时，对“失误行为”的稿件予以同样的优先考虑。尽管“失误行为”是简单的、容易解释的，但弗洛伊德还是论证了究竟它们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他在《释梦》中建立的即心理功能的两个独特模式， he 把它们描绘成原发性与继发性心理过程。此外，弗洛伊德还有一个基本信念——他相信“决定论”普遍适用于心理事件，该信念是通过他对“失误行为”的考察而令人信服地得到了证实。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他捍卫着这样的真理：发现心理过程中的每一细小事件的心理决定因素，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能的。或许“失误行为”的事例更易获得心理决定因素这一事实，就是为什么“失误行为”对弗洛伊德特别有吸引力的原因。的确，这使他在他的晚期作品之一——《失误行为的奥妙》(1935)的短篇论文中又重新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章 专有名词的遗忘

1898年，我曾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目为《遗忘的心理机制》的短文（弗洛伊德，1898b），现在我想旧话重提，以便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文章中，我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专有名词的暂时遗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通过观察，我找出了很多有关的事例。经过多次尝试，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种特殊的现象（似乎微不足道，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际价值），即，记忆拒绝操作的心理功能，并非仅仅可以用普通的方法加以说明，我们完全可以有一个崭新的解释。

如果人们让一个心理学家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突然记不起一个专有名词，而我们又明明知道这一名词是不应该遗忘的？如果我的估计不错的话，他对这样的解释是满意的：专有名词比其它种类的记忆内容更容易遗忘，并且，他会列举出很多理由来说明对专有名词进行特殊的忆记加工的必要性。但他却没有发现在这一现象背后，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源于我对一些典型的专有名词的暂时遗忘现象的观察分析，在这些遗忘现象中，绝大多数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并非适合所有专有名词的遗忘情况。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仅会遗忘一个名字，而且还会出现“错误回忆”（wrongly remembered），即在一个人突然回忆一个名字时，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企图回忆已经遗忘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却没有出现，这时出现在其意识中的是其它的名字——替代名字（substitute name），虽然他自己当时也知道肯定不是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却以极大的力量强迫性地出现在他的脑海。我们将这种用另一个名

字取代遗忘的名字的过程称之为“替代”(displacement)，不过这种替代是一种错误替代。我的假设是：这种替代并非是一种不确定的心理选择；相反，这种替代服从一定的规律，有可预测性。换言之，替代名词和遗忘的名词之间以一定的方式发生着联系，而这一方式我们是可以察觉到的。如果我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成功的，那么对专有名词遗忘的解释就有新的希望了。

我还是选用 1898 年文中的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我虽做出了很大努力还是没有回忆起来的那个名字是一个画家的名字西格诺内里 (Signorelli)，欧威特屋顶上的巨幅壁画“四种最后结局”^①便是他创作的。当时，我虽然没有回忆起来这个名字，但另外两个画家的名字——鲍蒂赛里 (Botticelli) 和博尔特菲奥 (Boltraffio) 却冒了出来，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两个名字是错误的。当其他人将这个名字告诉我时，我毫不犹豫地确认了。那么，是什么影响了替代名字的产生呢，替代名字 Botticelli、Boltraffio 和真正的名字 Signorelli 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我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1. 我所以对 Signorelli 产生遗忘，原因并不在这个名字本身，因为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且当时这一名字出现的背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心理特征。实际上我对这个被遗忘的名字和其中的一个替代名字 Botticelli 一样熟悉，而且就 Signorelli 和 Boltraffio 两个名字而言，我更熟悉前者，对后者我实际上并不了解多少，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的。再者，就当时的情景而言，对这个名字的遗忘，实际上对我没有什么伤害，对我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我当时和一个陌生人驱车行驶在达尔马希亚的拉古沙到荷杰格维纳某地的路上，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意大利的旅行，我问我的同伴是否去过欧威特，是否看过由……画的著名的壁画。

2. 当我回忆起来在此之前我们谈论的话题时，我才豁然开

① 四种最后的结局是死亡、审判、地狱和天堂。

朗，原来对这一名字的遗忘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正在谈论的话题受到了先前谈论的话题的干扰。在我问我的旅伴是否去过欧威特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谈论的是居住在波斯尼亚和荷杰格维纳的土耳其人的风俗。我对我的旅伴说：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同行曾对我谈起过当地人的一些风俗，他们都十分信任医生，而且相信命运。如果一个医生告诉人们，他对这个病人已经做出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们都会做出这样的回答：“先生（Herr），还能说些什么呢？如果有救的话，你一定会救活他。”在这些句子中，我们首先涉及到了 Bosnia Herzegovina 和 Herr 这些单词和名字，而这些词又可以介入 Signorelli 和 Botticelli、Boltraffio 之间，使其联系起来。

3. 我认为，关于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土耳其人的风俗的一系列的思想，等等，获得了一种干扰后继思想的能量，因为在这一话题结束之前，我的意识已经从这些思想系列移开了。我又回忆起来我讲的第二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与前面谈及的有关风俗的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土耳其人认为性快乐（sexual enjoyment）的价值高于一切，如果出现性障碍，无法完成性行为，他们会感到极度地失望，这等于命运让他们去死。我的同行的一个患者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先生（Herr），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快乐，便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我当时将这一特殊的思想抑制了起来，因为不想和一个陌生人谈论这样的话题。但是，我是将我的注意从关于“性和死亡”的思想上移开。当时，我还没有摆脱数星期以前我获得的一些信息的影响，那时，我在查否伊（Trafoi）^① 做过短暂的停留，我付出很大的努力为一个性障碍的患者进行治疗，由于难以治疗，他还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也清楚地知道，在去荷杰格维纳的旅途中，这种悲惨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记忆并没有进入我的意识，但“Trafoi”和“Botraffio”的相似迫使我认识到，这种记忆在我们谈论那些话题时已经在活动，尽管我故意

① 位于意大利北部提洛尔的一个小村。